


一个让你躲也躲不掉的问题 道破人心隐秘 生与死的临界

窒息 自 息

谷小妮 著

 文匯出版社

一个让你躲也躲不掉的问题
道破人心隐秘

窒息

生与死的临界

谷小妮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窒息 / 谷小妮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5.2
ISBN 7-80676-768-1

I. 窒... II. 谷...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42445号

窒 息

著 者 / 谷小妮
责任编辑 / 朱耀华
特约编辑 / 朱红 黄德海
装帧设计 / 邱亚非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9 × 1194 1/32
字 数 / 200 千
印 张 / 9.875
印 数 / 1-10000

ISBN7-80676-768-1/I·138

定 价 / 20.00 元

目 录

谷小妮看到的人生(序)	梁晓声	2
窒息之一 凌晨两点以后		5
窒息之二 当爱情不再纯粹		111
窒息之三 车 站		205
窒息之四 惩 罚		251

谷小妮看到的人生

梁晓声

近年我难免写了一些序。其中多数作者我不认识。序写过了，依然不认识。每每是，他们或她们将书稿寄来，或由出版社的编辑转来。而且，多数是默默无闻的作者。我这个在文坛上浮名加身的人，将为他们和她们写序当成不容推卸的义务。

但谷小妮是我所熟悉的。

我第一次为她写序是十几年前的事。那一次她出版的是诗集。像不少少女作者一样，谷小妮执着于文学，是从写诗开始的。

1988年我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她是艺创部的一位年轻同事。

我们接触并不是很多。只要有在一起聊聊的机会，她总是和我谈文学创作的话题，也总是流露出对写作一往情深的憧憬。

今年年初，她在电话中给我拜年。

我说：“我们真是很久、很久没见过面了。”

她说：“是啊。”

我问她一直在做什么？

她说在写小说。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因为我料到，她迟早有一天，是一定会开始写小说的。

爱文学的人，你挡都挡不住他们和她们对文学的那一种爱。

于是后来，我收到了她这一部书稿。

我知这是小妮孜孜不倦无怨无悔的心血结晶，看得很认真。

这是我第二次为谷小妮将要出版的书写序。当我为她写这一篇序时，一种替她感到的莫大的欣慰充满心间。

这一次她的书是由四部小说组成的小说集。

这部小说集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女性，都是年轻的漂亮的没有什么生存之忧的女子。即使第一篇小说《凌晨两点以后》的笔墨更多地用在男人身上，我也还是觉得主人公仍是女子。

这部集子中的小说都是写爱情的，进一步说，是写爱 and 情欲的。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子，对于形形色色的男人们，有着这样式或那样式的爱，以及她们对男人们不同程度的失望和绝望。可以说，这部小说集中的女人们，都在爱的过程中受过伤。有的险些送了命，有的为求解脱，干脆自行搭上了命，如《当爱情不再纯粹》中的黄美禾。

伤害她们的，自然首先是男人。但事实上，这些被她们所爱或爱她们的男人往往在本性上似乎并不打算伤害她们，甚而确实是爱她们的，只是不能做到像她们所愿望的那样去爱她们，于是她们对爱的附倚和信托终归于毁灭。

然而她们的伤口也往往是她们自己造成的。因为她们要的只不过是爱，加入了别种条件的爱简单而又不单纯。于是反而复杂。

小妮的奇情小说使我们看到另一种人生，另一种爱的真相——这种爱在表面上是令普通女子们羡慕的，但它们的真相却是烦恼不堪的，甚至是败坏不堪的。《当爱情不再纯粹》中黄美禾的感情历程对此体现得最为典型。

所谓“红颜薄命”，爱被红颜本身而误。小妮小说中的女子们，似乎总受着一种命运悖律的摆布：一方面，正如我前边提到的，她们年轻、漂亮，并且精于打造自己的人生，身边又一向围绕着形形色色的追逐者，总而言之具有通向如愿生活的好条件；另一方面，又似乎注定了节外生枝：有某种类乎宿命的东西，潜伏在她们的生命里，伺机毁掉她们那愿望——这是因为，构成她们那愿望的主旨，预先便存在

着极易被颠覆的忧患。

读罢小妮的这些小说，我以为，今后小妮写小说是不成问题的，而且会越写越好。这些小说，证明着她显然有越写越好的灵气，尤其是女人写小说的那一种灵气。《凌晨两点以后》中从家庭悲剧引申出的人性分析以及出人意料的结尾；《当爱情不再纯粹》中对黄美禾心路的展示；《车站》中擦肩而过的爱情风暴；《惩罚》中的悬念及危机感，无不体现着谷小妮灵动的思绪。

而我读《凌晨两点以后》、《惩罚》两篇，不知为什么，似读出了日本推理小说的风格，又有读电影剧本的感觉。这后一种感觉，显然与她是电影单位的从业人员有关。前一种感觉，就无从解释了。因为据我所知，她对日本推理小说是不怎么情有独钟的。但真的若将以上小说中女主人公们的名字日本化，不是确实有点儿像翻译成中文的日本小说吗？

小妮的小说，开篇自然又快捷，矛盾、冲突、危机、悬念也都织入得丝丝入扣。写得很细致，很微妙，也很准确，它们情节性较强，读来颇吸引人。但是其中有的小说，结尾未免仓促，如《惩罚》。仿佛越接近结尾，越写得急躁起来，失去了耐心似的……

如今，中国新一代写小说的人，正渐渐纷呈着才能。像小妮这样，由写诗而转向写小说，历时十余年之后，才惴惴不安地捧出几篇小说给读者看——这是令我替文学感动的。文学因有了如此热爱它的人，它的园圃才不至杂草丛生。

序写完了。在此，我祝小妮以成熟的姿态，加入到中国小说新作者的行列中……

谷小妮悬念情感小说

窒息之一

凌晨两点以后

错误

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星斗
而是存在于我们本身



第一章

前几天，北京一连下了几场暴雨，大得真是有些吓人。

百纳公司的会计室里，两位漂亮的小姐正各自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忙着整理、核对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会计师玫子一脸的沉重，不时地隔着对面王小露的脑袋，抬头望着墙上的老挂钟。

她今天坐在这儿已经看了老挂钟快八百遍了，似乎有什么绝对不容错过的事情，正焦急地等待着她。

公司的报表吕总已催了好几次了，可玫子频频出错。要是放在平时，这点事对她来说根本就不算个事儿。

同事王小露也看出来，最近玫子的情绪确实不对劲儿，几次想问，又难以开口。玫子向来少言寡语、矜持内敛，心里的事儿自然不愿意跟别人提。

熟悉的人都知道，平日里勤勤恳恳的玫子对于工作和工资都看得很淡，她的天地只是那两个人的家。除了偶尔爱钻牛角尖，她应是位通情达理的

凌晨两点以后

空
息

谷小妮悬念情感小说

女人。

若不是近一个月来沈潇的变化，玫子的心里绝对不会这样别扭，这么郁闷。这个把家摆在第一位的女人，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变化，也根本就沒经过这样的事情。

“沈潇早出晚归仅仅是为了急着出那本画册吗？”

“那个叫姜丽丽的到底与他是什么关系？”

“他是否已经变了心？”

玫子脑子里有着一连串的猜忌。这一连串的猜忌弄得她整天头昏脑涨、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她也难以静下心来处理手头的工作，面对公司的同事。尤其是这一个星期以来，她不是发呆就是走神，要不就是没完没了地打电话，或看墙上的老挂钟。

现在是临近下班的时候，玫子再一次望望挂钟，便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与王小露打了个招呼，匆匆离开了。

心事重重的她双眉紧锁，兴味索然地走出公司转门，目不斜视地穿过人群，顺着回家的路走过过街天桥，最后停在 919 路汽车的站台下。

对丈夫近一个月来的反常表现，她怎么也无法理解，怎么也想不通。

那是某一天的晚上，玫子在睡梦中，突然接到好友秦雨依打来的电话，明确地告诉她，就是在刚才，她亲眼所见，在美林歌舞厅门口，沈潇搂着一个模特儿，十分亲昵地上了一辆出租车。可玫子记得，早晨出门之前，沈潇说今天晚上加班，不回家了。

玫子大为不快。

那天她一夜没合眼，翻来覆去，无边无际地想象着，自己的丈夫如何搂着别的女人，如何干着那种勾当……

这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她太爱她的丈夫了，她不允许他这样做，不允许他用这种方式伤她的心。但想来想去她又犹豫了，以为秦雨依看走了眼，那个男人根本就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另外一个人。

玫子确实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这之前，沈潇对她太好了，就是在前一天，还买了一盆她特别喜欢的常春藤来讨她高兴呢。可秦雨依告诉她的情况，又与沈潇当天的不归如此巧合……

玫子在万般疑惑与矛盾的心绪下，不得不开始了对沈潇的观察。

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发现，沈潇打着拍摄摄影画册的旗号，不仅经常晚归或不归，在接听某个电话时还总是支支吾吾……他手机上，还频频出现一个叫姜丽丽的发来的各种短信……

这些，玫子又该如何向自己解释呢？

难道丈夫对她好都是装出来的，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这样一想，玫子绷不住劲了，与丈夫闹了几次。看在三年夫妻的分上，她没将事情揭穿，也是想给沈潇留有一个悔改的机会。

可如今看来，沈潇不仅不领情，反而有些变本加厉。

刚开始，她只是猜测丈夫心里有解不开的疑难事儿。可一琢磨，沈潇可是个心里搁不住事的人，凡事都不瞒着她，甚至还曾主动袒露过18岁时初恋的细节。

那他有什么不能跟她说的烦心事儿呢？难道他真有难以启齿之事怕她知道？也就是说他不顾夫妻之情，在外面有了女人！

如今沈潇可是小有名气的摄影记者了，最近李一然又将帮他出一本模特儿摄影专集。对他来说这很重要。他一直渴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别人赏识、重视，并以书的形式，展现在更多读者的面前。作为妻子，玫子当然完全能够理解。

玫子的思绪始终是混沌的，时而猜忌日渐疏远的丈夫，时而又反过头来检讨自己，不该太多心，不该无端地怀疑自己的丈夫，沈潇不是那种人，一定不会移情别恋，他爱这个家，爱他的妻子……

玫子脑子里乱糟糟的，特别是今天。她总被那件烦心的事儿纠缠着，胸口阵阵发闷，老有一口气儿堵着，用什么办法都难以排解开。

窒息

凌晨两点以后

谷小妮思念沈潇小筑

她无精打采地等着车，黯然的目光四处飘忽，时而投向川流不息的人群，时而低下头，无聊地瞧着脚下的白皮鞋出神。

919路汽车，是通往她家方向的一辆专线公共汽车，按正常情况，20分钟来一趟。现在还不是下班的高峰期，路面上的交通还算通畅。她在车站愣愣地等了一会儿，不觉汽车已停在眼前。

孜子上车后悄然地走到车尾，坐在靠窗的座位，漫无目的地扭着头，掠视着茫茫的窗外。蓦然间，心头涌起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

当初，他俩是怎样欢快地乘坐这趟车回家啊——

他总是执拗地等在她公司的大门口，总是将她搂在宽大、厚实的怀里，总是让她幸福地靠在他充满热力的肩头，总是让她有一种可信赖的安全感……

那些美好而动人的情景，在眼前一一掠过，如今却成了刺伤她的痛苦回忆。禁不住，她鼻子一酸，泫然泪下。

汽车继续向前行驶，忽而靠站忽而起动，越走越僻静，越走路两边越芜远平旷，荒草丛生。

不知不觉到了大兴庄。这是一个位于市区北部的住宅小区，不远处的红墙内，有几排孤零零的大白楼。小区方圆几公里内到处是未建成的楼宇。东边的地下车库已初具规模，而西边盖到了五层的楼群则因资金不到位，在半年前先后搁浅。

只有从楼群中穿过的那条不太宽的柏油路才给这里添了点城市气息。而919路是这里惟一通往城里的公共汽车。这里的房地产发展十分缓慢，房价一直上不去。大多数的年轻人嫌这儿太远、太偏僻，交通不便，只有图清静的老人和像他们这样收入的年轻人，才肯买这里的房子。

孜子和沈潇的家就在中心区第二排的那幢楼里。这是他俩用攒的钱刚刚购置一年的经济适用房，是他们共同筑就的爱的巢。

第二章

这是一套两室的房子，一个窄条的小过道，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加餐厅。厨房和厕所在屋子的尽头。

最显眼的要算墙上挂着的巨幅照片了，是他俩当初的亲密合影，沈潇用自拍快门拍下来的。客厅的墙上挂着同样的两张。

虽然屋子里的陈设俭朴了些，可玫子太爱这个家了。

玫子是个本分而传统的女孩。由于家庭的严格教育，她既不喜欢时髦流行，也不善于涂脂抹粉。她认为时髦是一种趋同的行为，而粉饰是对自己容貌的不自信。她也不习惯抛头露面，不愿意将时间花费在琐碎的应酬上，更不能接受现在社会上屡禁不止的婚外情。

当初，玫子爱上沈潇，就是因为他为人忠实、忠厚，但又不刻板造作；事业上有进取心，却不像有些男人那样，充满野心和欲望。那时的沈潇浑身充满着旺盛的活力，又有专业才能。在玫子看来，能力与热情的结合就是成功的前提。而且，他不仅懂得生活，懂得女人，还懂得如何表达自己

凌晨两点以后

空
息

谷小妮是念情感小说

的懂得。

她知道这一切得来并不容易。由湖南考进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她就一直梦想着有这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然后，再有一个疼爱自己的丈夫，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难道他真的不爱自己了吗？他将春天一点点踩碎，而令她毫无心理准备。

可他们才刚刚结婚三年。

玫子实在不愿想下去了，一想心里就隐隐作痛。她希望这只是因为自己的过分敏感产生的幻象，希望一切都是虚无的，都是自己无聊的瞎想。

她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回到家后，她先冲了个澡，换上一身单薄的睡衣，来到卧室。她总习惯没事的时候呆在卧室。卧室的窗子朝着单元的出入口，沈潇一旦回来，她就能很容易地望到。

宁静的家使她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熟识的一切在此时变成了最好的镇定剂。

她拿喷壶给摆在窗台上的花浇了点水，然后将房间整理了一遍，像往常一样进入厨房，准备晚餐。

她将发卡别在松散的长发后，摘下手上的珍珠戒指，放在碗橱上。这是当初他俩热恋时沈潇送给她的，因此她特别在意，总是戴着，又总是怕弄坏了。

像对待工作一样，玫子总是尽可能地将晚餐做得尽善尽美。眨眼的工夫，一切都准备就绪，现在只等沈潇回来。

当玫子再次走进卧室，已经是晚上七点二十了。要是放在一个月前，这时沈潇早该回家了。

她一心盼望着沈潇今天能够早些回来，心平气和地跟他好好谈谈，然后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走近窗子，她探着身子朝楼下望了望，然后拿起电话，拨着沈潇的手机号码。

他没开机。

这使她心烦意乱。在客厅里打开电视，想分散一下注意力。可她似乎怎么也安不下心来，一会儿三心二意地看两眼电视，一会儿拿起电话拨号码。

对不起，对方已关机。

对不起，对方已关机。

对不起，对方已关机。

她一口气拨了三遍，电话里总是老一套。她被惹恼了。“啪”的一声，将听筒重重地扣在电话机上。

“沈潇这会儿肯定没干好事儿，否则他绝不会这样……”

玫子不愿这么想，可沈潇的行为不能不让她这么想。于是她再一次抄起电话，重重地按着重复键。可她越是这样，就越招自己生气。

她太任性，总想马上听到沈潇的声音，弄清他到底现在身在何处，然后听他怎么解释，再然后，她将要求他立即回家，不管好坏，当面把原由说清楚。

尽管她已隐隐感到这是徒劳的，可战胜自己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呀。

她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刚才冒出的那点儿希望一扫而光。她忽而看看表，忽而给沈潇打电话，忽而朝楼下心神不宁地张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室内的光线渐渐暗淡下来。

她静静地躺在那张空荡荡的双人床上，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努力想着别的事儿，以抵挡千方百计潜进意识之中的不快念头。可她就是不中用，沈潇和那个未曾谋面的女人，老在眼前打转转，那口窝囊气一直堵在胸口。

她绝不能再容忍！如果不将这个疙瘩解开，恐怕郁闷的心情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她实在无法忍受，她爱的、从前也爱她的男人，如今的魂儿被

凌晨两点以后

空
息

谷小妮是念情恋小说

别人勾走了，一天到晚不回家，搂着别人，赤条条地躺在一起成天干那种事儿，随后，再疲惫不堪地来应付自己……那她自己成了什么啦……这完全违背了她的理想和追求……

玫子的脑袋都要气炸了，恨不能将沈潇撕成碎片儿，也恨自己当初瞎了眼。现在她觉得，自己这是在无意义地忍受痛苦，而这种忍受，只能说明自己的懦弱和对沈潇的纵容。

她下了决心似地一步跳下床，打开灯。屋子顿时明亮起来。这时桌上的闹钟，已快指向凌晨两点，沈潇依然没任何动静。

积蓄在玫子心头的那股怒火，终于在此刻被激发得不可收拾。她认为沈潇太不像话了，根本就沒拿她当个人。就是同住的一般朋友，有事不归也得打声招呼吧……

她真不知道这口气该发泄在何处，就用力拽着黏在身上的睡衣，不住地在胸前扇着风，在两间屋子里，烦躁地走来走去。

楼区内早已是阒无声息。除对面一两扇窗子和院内小路两旁的灯亮着以外，其余的人家早都关灯睡觉了。她的烦躁和愤怒，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逐渐地升级，她浑身燥热，痛苦难耐，在房间里胡乱地找着遥控器。她想打开空调凉快凉快，让自己稍稍冷静冷静。

当她来到床内侧靠墙的地方，脚尖触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低头一看，是沈潇的哈苏照相机。这里有沈潇最钟爱的全套设备，他总是将他的这些宝贝在这里摆满一地。而今天，其中少了一台他经常用于拍留影的尼康F3。

这使她更为恼火。明摆着，沈潇今天又背着它蒙事去了，其实主要是蒙她，以证明他在外面都是在忙工作、干正经事儿。

“放你妈的屁！”

本分而传统的她从心眼儿里发狠地骂了一句，几步走到桌前，抡圆了胳膊，“咔嚓嚓”，不管不顾地将书桌上的东西掙到地上。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好过点儿，不然她就快发疯了。